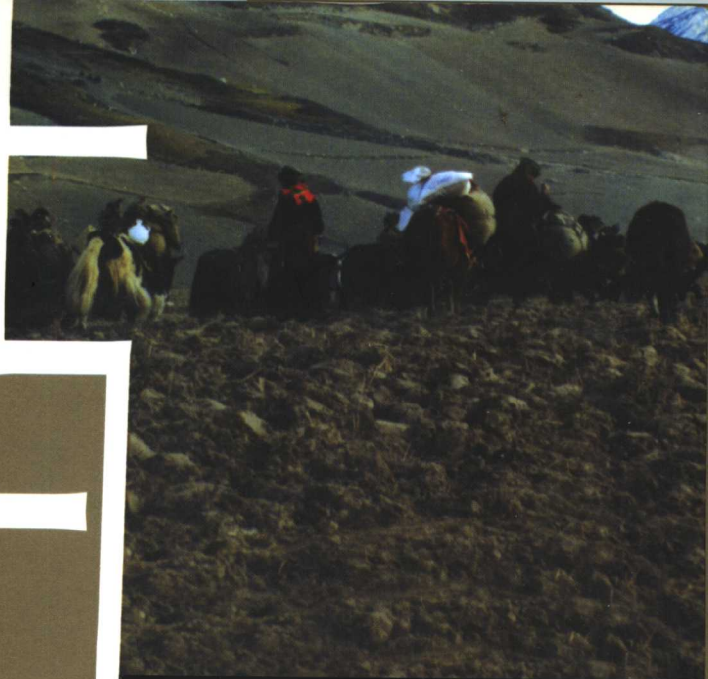


丽江



丽江人

JIJIE DE
WUDAO

季节的舞蹈

晓龄 著

民族出版社

I 267/1008

中国西部图记

丽江与丽江人

季节的舞蹈

晓龄 著
民族出版社

本书图片除署名者外,均由作者提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节的舞蹈/晓龄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
2002.11

(中国西部图记.丽江与丽江人)

ISBN 7-105-05263-5

I.季... II.晓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073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先进印刷厂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75 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0001—3000 册 定价:15.6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(社科理论室电话:64271909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目 录

季节的舞蹈	(1)
个人危机	(22)
人与自然	(43)
爱情之都	(63)
女人是树	(82)
解读东巴	(101)
玉龙金沙	(120)
弄乐者尊	(140)
《纳西》	(164)
不期而遇	(174)
《歌手。或指的舞》	(193)
风俗之躯	(195)
传 统	(197)
中 秋	(199)
床前明月光	(201)
不说不吉利的话	(203)
县 城	(205)
叶落归根	(207)

寺 庙	(209)
民以食为天	(212)
我们是开天九兄弟和 辟地七姐妹的后代	(216)
闲 适	(219)
种植神话	(221)
你们要旅游。我们要什么	(234)

季节的舞蹈

秋天一到，雨季就过去了。

高原上最蓝的天，从现在起，稳稳地，非常深非常干净地照耀着你。

天空离我们不远，就在山头上挂着，想飘荡就飘荡；像多情的唇，随时要来靠近。它那么稳定，那么均匀的颜色让心跳从容不迫。我觉得海跟天换了位置，海浮在了天空，一字排开，摊平，浸在一张无边的宣纸上。不，连宣纸都不是，宣纸哪里会这么细腻呢。海上生红日，红日却不怎么红，只是亮得要命。有那么些时候，一仰头，看见的是海上的明月在蓝汪汪的天际酣眠。高原上的事物常常在正午酣眠，在一种比抚爱更巨大的安详里，你触不到它的内里，只觉得自己渐渐消融在海蓝色的无限细腻中，连眼波都揉碎了在里面。

我找不到语言来描述我所看见的蓝，只好随着那蓝飘起来。不怕，有山峦来烘托那蓝。秋天的绿，要不就发黑，要不就发黄，总不那么准确。景色明媚得要滴下来，尤其是那些会变红的树叶，写在蓝色怀抱里那些深深浅浅的巨轮身上，更加强了那蓝的吞噬力了。那些巨

轮，那些舟楫，已经没有山的味道，它们不要别的姿势，只是静泊。红叶不过是它们随口许下的诺言，而诺言总是最醒目的，最易丢失的吧。

太蓝了，天地之间的部分仿佛厚起来，而且没有了重量。没有了重量就没有了压力，树们挺直了腰身，风来的时候，彼此说些不浓不淡的话，听起来像谜语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天地没有了重量，天地之间的身躯就忍不住飘起来，在一种无着落的情境里培育起无畏。大无畏。

告别了雨季的生命有另一种鲜活劲儿，好像刚刚越出了冬眠的兽正在舒展身体。文明的悲剧之一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轻易跟兽们相遇了，嗅不到兽的气息，浸设在某种没有了威胁的防护网中而自得。巨大的蓝色涌动在我们头顶，斗志未消的人们从中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。不得不说，我们最本质的力量来自兽，来自类似兽的体验兽的遭遇兽的话语，所有的一切都使我们想起兽与世界的关系，去抓住那种关系中最温暖的东西。那是世界真正可以给我们的惟一东西了。

秋天的田野是光秃秃的，土地直接裸露出它里面的肌肉。红土高原的本色就在那时候暴露无遗。跟四周墨绿的山峦比起来，跟岛屿似的红红黄黄的村子比起来，裸露的土地既热情又天真。看见土地如此奋不顾身地暴露自己，你觉得踏实，觉得解放，觉得清醒，不免又生出羡慕来了。人的裸露总不愿让别人看见。如果你有难以自制的裸露的欲望，你只有到高原上来，亲眼看看红

土地，勇气自然会上来。风停的时候，高原像一个巨卵一样密不透风，你包围在里面，不冷也不饥饿，像胎儿。在随便一片树丛里静坐，被太阳用力抱着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明白。你是谁，想要什么，能怎么样，都一目了然。我一直有漫游的习惯，它带给我许多神秘的收获，在我看来，一切都有答案，伸手就可以摸到。我遗失在秋天深处时像一座雕塑，不，是像一只兽，凭着它跟世界的自然而然的的关系顽强而投入地生存，躬着身体去亲近自己脚下的土地，乐此不疲。

但是，很快，麦芽儿蹿出了地面，排成整齐的队列，把小手儿伸进了冬天。

冬，好比梦中的天堂向我们打开。

道路上铺满树叶，你没法不踩伤它们。它们很厚，很轻，浆汁早已竭尽，加上骄阳暴晒，变得很脆，脚踩上去时便发出整齐的“嚓——”“嚓——”声，脚背也随之向莫名的柔软中陷落，心儿随之一个微颤。我觉得站在许多生命之上，令人羞愧，令人无法心安，令人觉得有罪而又不知如何补救。无情的霜在每夜降落，大地在晨光中一片微白，未曾经霜的人一定会误以为下了雪呢。落叶金黄或嫣红，也有淡黄或土黄的——那已是陈叶。冬天的早晨灰得透明，灰得含而不露，灰得静若处子，灰得无声胜有声。太阳初照，霜化成了水，无边无际的落叶变得金光闪闪，谁想得到这已是另一个世界的生命之声了呢？

深冬，景色更是皓如明眸。叶已枯却不离枝的树木，一反往日的多情与袅娜，像不施脂粉亦不多言的美人儿，决非荣华富贵金钱爵位可以诱惑。一棵冬柳已远离了虚荣；一株青柏冷傲依旧；甚至风中衰而不倒的草们，风来虽难免瑟瑟，你若不去将其折断，它便可以站到明年春天，等开荒的野火来焚身涅槃。那时放一把火，漫天里毕毕剥剥净是先烈们快活无比的歌声，比黛玉的葬花虽少了戚戚哀和断肠泪，却是情深更在一重渊哦。

大雪过后，从宝塔粗的古栗树的腰脊上溜下觅食的松鼠，蹦蹦跳跳如起伏的琴键，俏眉俏眼扮着鬼脸儿，神神道道的表情让你忍俊不禁。鸟儿的乐音就藏在空气里，什么时候你一凝神，唧唧喳喳呀呀啾啾便汇成了一片水晶的打击乐。鸟儿在地上踩着冻僵的脚爪，在离它们几步之外的草地上，躺着无力熬过冬天的鸟和老鼠的尸体。这一定是天亮前的刹那发生的故事。没有一个生命不是自然的宠儿，同样的，没有一个生命可以从自然的剑身跃上它的额头。自然是喜欢千娇百媚的万物争相邀宠承欢的，但它却不允许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取得绝对的胜利，因为它知道，永生才是最大的孤独和永久的劳役，获得永生便是落入永劫。自然给我们的不是溺爱，而是大慈大悲呵！

最有味道的是冬天的天空。除了寒流和风雪日子，一律是无边无沿无底的蓝，一尘不染的蓝。每次坐车回高原，我只要望望天，或者吸吸鼻子就知道身在何处。

高原之外的天，大多是灰蒙蒙的，工厂的废气滞留在高空，湿腻腻的让人呼吸困难。我在四川平原长大，那里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没有太阳只见大雾的冬天，那些雾像深渊浮在半空，对面不见人形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原的冬日中午，蓝天干净得令人起疑，仿佛你就置身于氧气的海洋里，每一个细胞都轻快得发出呻吟，一不小心就会飘走似的。你曾在酒后热血沸腾之时走出屋门，去依偎一片竹林么？喷火的理智沐进凉风，何等的惬意畅快！高原上的老人，背靠浅白的石头，在树下晒太阳，双眉低垂，神态安详。脚下是无边的落叶层，在正午的阳光下颜色又深了许多，使人联想起古代的人们常穿的一种深颜色的缎子。两只白鸽在无边的宝蓝的背景上自由翻飞，没有任何力量打扰它们的生趣。老式的村庄大多是那种土木结构的宅院，它们藏在树林、泉水和变幻不定的田野之间；海的迷阵无遮拦朝你敞开，你是一叶疲惫不堪的小舟，驶进任何一个港湾都像是重归了母亲的怀抱。高原之冬何其辽阔呵！青山是常绿的，一些顽强的草居然在严寒的大地上撑开了它们米粒般大小的花苞。微贱的生命居然如此亢奋，你还有什么泄气话说得出口呢？

在冬天我经常遇见蝴蝶，它们不大不小，不特别美也绝不丑。有时它们居然飞进学生们的教室，贴在朝阳的玻璃窗上御御寒风；有的却在那些有米粒般花苞的草茎上轻颤或起舞，权将这萧索的冰窖当作了万花吐艳的春天……

丽江不是一个规则的坝子，正因为不规则，你不能把它叫“盆”或“盘”。勾勒它的四周的山峦是厚厚的原始森林，山岭逶迤，层层叠叠，有三个方向被金沙江环抱，纳西人叫它“衣谷地”——被美丽的江水环抱的地方。它的第一个春的信号藏在柳树的芽孢里，还藏在铺得满登登的麦田里。柳芽的破绽似乎在雪光里开始，从霜气最旺的地方扭动钥匙。那是不知不觉的一瞬开始的事，就那么一下子，事物悄悄交换了它们的使命，像受孕一样神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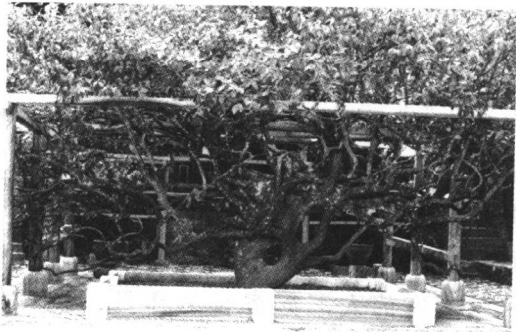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留恋的还有冬天的火盆，红红旺旺的木炭把阵阵暖流牵领到干涸的心头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温暖啊。

春天的到来是一件喜事。

嫩芽初露一定是在拂晓。前一天晚上你最后一个离开寒冷彻骨的原野，感觉到霜气湿淋淋地披在头发上，贴在眉毛上。回头看的时候，那些树发出白光，看起来有些像精灵了。它们的气息微弱，神态无事，表情孤独。你领会了冬天没法对人述说的一种情怀。你还想打捞什么，天就亮了。世界不一样了。就像有预感一样，你一出门心里就隐隐多出了什么，在那些树身上。生命力是可以感觉到的，动物就那样去感觉，人只要用心，也可以那样去感觉。你走到一棵树下，眺望它干瘪的枝条。枝条上鼓出了许多小苞，小苞上张了小口，藏着十分饱满坚硬的核在里面，好像在动。昨天你还看过它们呢，包得严严实实，根本还没睡醒，也没有什么冲动的痕迹。现在却不同了，仅仅过了十来个小时，生命的门

打开了。你立刻感到热力回升，寒气一步步退却。再看四周的山麓，有热力在它们的胸膛里冲刺，要冲出一个缺口，迸射到云天外去。

柳芽儿跟霜雪的大决战拉开大幕后，铺天盖地的花朵阵就潮水般扫过来。白色的苹果花樱花，粉色的桃花山茶花，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



天下第一树——茶花王

大花小花，想来的都要来，该表演的都要表演。北边的玉峰寺，好几百年一直是春天的焦点。内有一株茶花，称天下第一茶，花事惊天动地，人们按捺不住要游春了。出发前，备一只火锅，木炭一筐，时鲜蔬菜种种，杀一只鸡，切一截火腿，做一摞粑粑，作料齐备，记住酥油茶筒是千万少不得的东西。

太阳初升，一家人上路了。他们在密林间徜徉，逗树上的鸟儿唱歌，折柳枝编帽子戴在头上，放声朗诵唐诗宋词中的精彩句子。他们心爱的狗在草丛中打滚，欢叫声响彻了整片树林。他们喝小溪里冰凉的泉水，再捧些水来洗眼睛，希望自己青春长驻。

目的地往往是一座建在山窝里的寺庙。营地则是风景奇绝的地方：树林深处，靠近水源，地势平整，人迹

罕至。他们很快支好三脚架烧上茶壶，准备打酥油茶。孩子们钻出丛林去拾柴火，女人们点燃火锅将鸡肉火腿肉放下去。一会儿工夫肉香就溢满了丛林，他们开始喝着酥油茶吃粑粑。

这类活动的宗旨是漫游，解放身心。只要有兴致，你尽可以跟草木谈情，跟鸟儿聊天，甚至在丛林中放心地睡上一觉。你的细胞充分活跃起来，想像力也前所未有的兴奋。你心中涌动着温情，儿女绕膝让你得到安慰，看到了上苍给你的补偿。他们要把所有东西吃完才回家。有的人家露宿在丛林里，烧一堆火，互相依偎着度过漫漫长夜；有的人家甚至在山上逗留好几天，尽兴方归。

春的高潮大年初一，纳西人是在坟山上过的。

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场规模空前的郊游活动。纳西人做任何事都一样，不喜欢弄得太正儿八经。他们要在祖坟上弄一场丰盛的筵席，除了按秩序磕头时要板着面孔外，儿孙们可以满山乱跑，尽情吃喝谈笑。他们渴望与自然亲近，嬉戏，并盼着死去的亲人也来参加这心灵的狂欢。

老人们会趁着兴头向小辈中的男儿指示他们未来的归宿。

坟位是有秩序的，每一辈埋一排，同辈人在同一排，有多少排就表示延续了多少代。孩子们还不能理解死亡的意义，他们反复向长辈询问哪个是自己的位置，生怕搞错。他们怀着奇特的兴奋感在自己将来要埋入其

中的那个地方打滚，翻跟斗，捉猫猫；他们甚至讨论换位置的问题，谁应该睡中间，胆子最大的应该呆在最外边。女孩们困惑地趴在祖父的膝下，慈爱的长辈告诉她们，这里没有她们的位置，她们的归宿在婆家的祖坟山上。这是学习死亡的第一课，每个纳西人从一懂事起就必须年年温习，直到他们可以做到视死如归，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。

春天的兴奋之处还有婚嫁、请春客和新生命的出生。

婚嫁一般安排在腊月农闲时节。这是乡村的节日，男女老少一齐狂欢。请春客是大年初一以后的一项系统工程：从初二起，沾亲带故的人们轮着在家里设宴款待亲友，沉溺其中十几天个把月不理事务，得乐趣无穷。如此大规模大力度的“放纵玩乐”呈现排山倒海之势，看得出他们重情的程度和自我调节时的大气。嫩芽蓬勃之时，牛妈妈和马妈妈带着各自的孩子在田野上吃草。小马驹很天真，早早就发现你在朝它走过去，为了示威，它突然就先朝你冲过来，吓你一大跳！——是放学路上的小学生的话，一声尖叫便哭喊出声——但是，它冲到你身边，突然就停下，打量你。它的好奇心不比你低。

春天变深是从味道上来的。到处弥漫青草的气息，洋溢的青草味缠绕不去，直到天空被一层层岚气抹得深一块浅一块。春天在百花争艳的同时带来了雨雾及空中恍惚无言的面孔，发自骨骼深处的疼痛。它们最终会回

到一棵树的枝条上，这时蝴蝶会来，躺在地上一张一合，似乎是玩耍。狗从它身边跑过去，没有看它。蝴蝶一直在那里，直到第二天清晨它才不知去向。

一个普通下午。窗外是洗好的床单、衣裳，挂在一株樱桃与一株苹果之间，它们之间拉了两条白线。衣物洁净，衬出远处一小块晴蓝的天空。衣物轻轻摆动，你若有所思，却说不出一个字。

这样的时刻，你觉出了一切的不圆满。而你却心平气和，连一丝挣扎的念头都没有。这个下午的静物画，包含了所有的安宁。

夏季是伴着雨季一起来的。雨季软绵绵的让人怀旧。我可能想起了5年前，甚至50年前的田园。我还可能想象500年前的大地和村庄。它们去了哪里？还可不可以跟它们异地重逢呢？

我被不可能实现的念头充满。

那消逝了的生活与日子，
无声无息浮满水面。

我仿佛看见它们又回来，回到我们的身边来。这是神话，痴心妄想。它们只能单个回来，更不可能以往昔的布局与规模成批再现。

于是我在隐痛中。

长久地孤独。我已习惯在校园外的田埂上走走，看

看庄稼。我内心的叶片蛰伏着，用闪现着忧郁之光的眼看我。我可以平息，可以什么都不理会，仅仅像一个传宗接代的细胞那样：活着。

玉米地在雨水中疯长，在我的窗下弥漫生殖的香气。深夜，田间小路上响起夜归的青年男女无所顾虑的说笑打闹声。有时，送葬队伍也从那条路上来，错落的人群和鞭炮声让时光突然地凝固了一下子，又继续往前流注。匆匆的行人，为着什么而奔波？一个小小的、具体的目标就可以充满他们，从而拥有他们了。

具体地活着就是胜利。

很多时候如奔突的火，烧焦了的树干，夜行的蝙蝠，老僧的眼。第一天使蹶着她的芳足，从一串音符上跳跃而至，落在最近处一片荷叶上。我不能不看见她，因为手中的笔已移动，诗行已经涌现。

玉米林一直铺向雪山。穗饱满而挺立，披着红发。白玉米凝成一滴一滴排列整齐的乳汁，黄玉米则让人想起纯金的一件乐器。

雪山的皓光也收敛了许多。世间的情，也是一样清寒，一样地渐渐瘦去。

我追逐鹰的影子。它总是在目力难及的悬崖上刀一样劈下来，浪一样涌起，横过天空。

高原的雨季，万物湿漉漉地含着万重春意。我，一个深蓝的影子，飘着，或停着，显出了苍黑的意境。飘零而不着边际，而无追逐，而无许诺，而无欣喜。这样的一跃一静，像一个惊雷落在水里，又好似猛见了剑尖

上的一滴艳血。

默默地飞行。向着无穷尽的青山和天边外一抹云彩。

夏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在爱情中溺水的人，里里外外被汁液充满。暴雨的冲淋和腐质土的香气说来就来，来嵌在你的骨头上。雨季里一切东西都在发芽，思想的触须却在过分的水意里感到焦躁。

在高原，像一只兽一样蛰伏，精灵一样眺望，骨肉丰腴。红土地像一张床，一个实实在在的情人，没有边缘的怀抱。成长中的人总是在秋天越来越喜欢提到怀抱这个词。漂泊者的怀抱。漂泊者的门。从怀抱到怀抱；从门到门。

深土下面，废墟静卧着，不再喘息。时光忘却了它娇宠过的红花绿树，楼台亭阁，痴男怨女。得胜的，只有碧水青山，汪洋无际。这就是游戏的结局，宇宙的大公平。

尽管如此，季节还是默默轮回，这沉默的男子，还是一眨眼就穿出了我们的视线。

季节哺养我们成长，命令我们轰轰烈烈或默默无闻地打开；繁衍；憔悴；收藏我们落下的碎片；枯萎的毛发指甲。对生活欣然自得的人似乎更靠近时间，靠近它的过去式，它的白日梦。其实，时间完全是多余的。如果没有时间，一切就不能在过程里打开，展现。为什么